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展場一隅



蕭副總統伉儷參觀雍正展，本院周功鑫院長導覽。



馬總統、吳院長參觀雍正展，本院馮明珠副院長導覽。

馮明珠在研討會的專題演講〈「雍正皇帝值得受世人矚目」〉，指出「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展出雍正帝及其時代的文物二四六件，這個展覽與通常的以工藝藝術品為主軸的展出不同，「它是以『人』為重心的研究性展覽」。(《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周功鑫序〉)就此我留意到兩點，一是以雍正帝為中心，這是不尋常之舉，他在位時間不長，又是極有爭議的人物，值得為他舉辦特展嗎？觀眾可以接受嗎？事實是觀眾踴躍，表示了認可。二是研究性展覽，展出分「雍正皇帝的一生」和「雍正朝的文化與藝術」兩大部分。研究員

許補充，對雍正帝的文化生活、精神品味有了一點新知，由衷地感到喜悅，願意寫出心得，並轉述與會學者的高論，與讀者共用。這種欲將所得新知一吐為快的迫切心情，還在於我寫過《雍正傳》、《雍正帝》與《雍正繼位新探》等書，有補充與修正之處。以下分九點作一說明。

雍正帝值得受世人矚目

台北故宮為雍正皇帝舉辦名為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展出雍

正帝及其時代的文物二四六件，這個

展覽與通常的以工藝藝術品為主軸的

展出不同，「它是以『人』為重心的

研究性展覽」。(《雍正—清世宗文

物大展》〈周功鑫序〉)就此我留意

到兩點，一是以雍正帝為中心，這是

不尋常之舉，他在位時間不長，又是

極有爭議的人物，值得為他舉辦特展

嗎？觀眾可以接受嗎？事實是觀眾踴

躍，表示了認可。二是研究性展覽，

展出分「雍正皇帝的一生」和「雍正

朝的文化與藝術」兩大部分。研究員

馮明珠在研討會的專題演講〈「雍

雍正史研究新知

參觀「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及出席「為君難」研討會有感

馮爾康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三個月展期參觀人數達七十五萬五千多人，本院為這個展覽辦了十五場專題演講，四場教師學生培訓課程，八場親子導覽以及出席人數高達五、六百人的「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厚達四百五十八頁的《圖錄》、《導覽手冊》及《雍正—勤政的皇帝·傳奇的一生》。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學者專家及策展人響應熱烈，本刊配合出版三期專刊(三一八、三一九、三二一)，共發表二十五篇文章。本文則是馮爾康教授對該展的迴響，馮教授是兩岸清史學界公認的雍正帝專家，由他寫來應是客觀與公正的——編者。

我應邀出席台北主辦的「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並參觀「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二〇〇九年十月七日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十日)，

聆聽學者演講，參觀欣賞文物，獲得某種靈感與啟發，尤其在我渴望彌補的書畫工藝製作方面的知識，得到些

許補充，對雍正帝的文化生活、精神品味有了一點新知，由衷地感到喜悅，願意寫出心得，並轉述與會學者的高論，與讀者共用。這種欲將所得新知一吐為快的迫切心情，還在於我寫過《雍正傳》、《雍正帝》與《雍正繼位新探》等書，有補充與修正之處。以下分九點作一說明。





御錄宗鏡大綱 清世宗編 清 雍正十二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史 張廷玉等奉敕撰 清 雍正間武英殿刊初印校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帝硃批為什麼寫得那麼工整

雍正帝在世就將臣工奏摺和他的硃批彙編成日後行世的《硃批諭旨》，以及後人編輯的《硃批奏摺》，從中看到硃批少則數言、數十言，多則以百計數，再多則千言以

六年（一七四一）始得藏事。與雍正朝關係，幾乎一無所知，至此獲知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史館依次進呈《明史》的《本紀》、《志》、《表》。實情是《明史》編修與雍正朝頗有關係，而這一史實長期以來被史家忽視了。展覽品中有《揀魔辨異錄》、《宗鏡大綱》、《宗鏡錄》，分別為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十二年（一七三四）、十三年（一七三五）武英殿刻本，反映雍正帝晚年干預佛教內部事務，致力於佛教圖書的整理和出版，此時，也即雍正十一年設立藏經館，編輯《龍藏》，十三年開始裝梨，到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竣工，名曰《乾隆版大藏經》，由這名稱看，似乎它的問世與雍正帝無關。對比一下，說到《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者會大講康熙朝所作的事情，明明是定稿、刻印于雍正朝，而要強調康熙朝事功；《龍藏》明明是定稿、開始雕刻于雍正朝，而惟標明乾隆朝；《明史》明明有雍正朝校樣本，而忽略其事。這都未能反映事情真相。之所以出現這種

上，是歷史上寫硃批最多的帝王；絕大多數寫得工整，極少有塗改現象。「大展」展出的多道雍正帝硃批，讓觀眾看到硃批真容，大飽眼福，讚歎不已。那麼他為什麼如此用心寫作？或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傳統上有歷史情結，雍正帝是否為留芳千古，故意



「為君難：雍正帝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討論會，站立者即作者馮爾康教授

現象，有康熙朝、乾隆朝時間長，雍正朝時間短，容易被忽視的因素，此外，大約是對康熙帝、乾隆帝歷來評價較好，雍正帝評價較差的緣故的影響，好事歸為康熙二帝，而將雍正帝用在一邊。這是評論的不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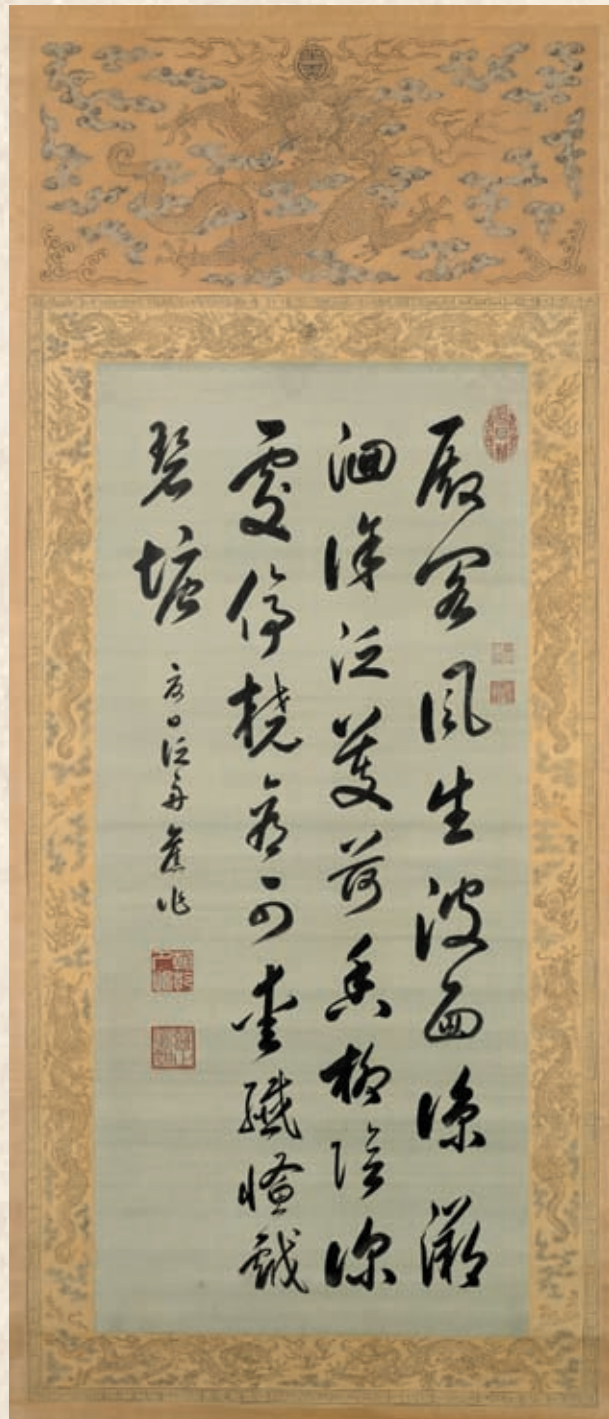
康熙帝、雍正帝對俄國不同於藩屬國的態度

「為君難」研討會有張存武研究員演說〈雍正帝對中外宗藩關係的作為〉，演說者和評論者、提問者論及康熙帝、雍正帝分別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中的中俄關係，指明清朝沒有將俄國視為藩屬，與對朝鮮、安南有別，但是在骨子裏並不把他看作是文明國家，是與大清朝同等的。由此使我得知清朝在對外事務中，也有明智的地方，有時能夠審時度勢處理一些事情，並非絕對的昏庸排外。上世紀七十年代評論這兩個條約，是講沙皇東侵的罪行，當然是不平等條約，現在不是大批判了，進入理性研究。我在《雍正帝》一書中說這兩個條約：「在法理

寫得整潔，以為史家和後人稱道。我以為這種想法，雍正帝容或有之，不過從寫硃批是行政行為角度觀察，他是處理政事的用心，是理政的實際需要。試想：若硃批寫得凌亂，條理不清，文字上塗塗改改，臣下很難準確理解皇帝的旨意和正確執行，也容易揣摩皇帝的理政思路和變化，從而掌握皇帝的心理狀態，這對君主的天威莫測不利，所以他用心寫硃批，是為準確表達所討論政事的意見，便於臣工理解、深入討論或遵照執行；通過硃批，無論是形式或內容，展示皇上聖明天縱，為自家立威，令臣工發自內心地崇拜和服從君上。

從大型叢書修纂、命名看後世對雍正帝的不公

「大展」展出多種圖籍，有《古今圖書集成》武英殿銅活字本，這是我早已知道的。及至見到雍正間武英殿刊《明史》初印校樣本，精神為之一振，原先知道《明史》肇始于順治朝，康熙朝大力進行，王鴻緒《明史稿》，《明史》仍在加工中，至乾隆



清 嵐禎 草書夏日泛舟詩 軸 紙本 草書 縱140.3公分 橫61.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嘉禾九瑞一件，製作費用由怡親王和內府造辦處官員攢集，主要是怡親王承擔。這批精心打造的禮物，迎合雍正帝的審美情趣，典型地代表了雍正朝工藝水平和宮廷風格。該論文作者指出，平時就喜愛吉言活計的雍正帝，在其萬壽壽辰時，「吉言活計的呈進也隨之達到高峰」。內府製作的壽禮，實質上是雍正帝在給自己做壽，是親信和近臣給皇上做壽，雍正帝本人和親信對五十壽是極其看重的。

的。
雍正帝以精製工藝品為消遣方式
 楊啟樵教授在〈揭開雍正皇帝的神秘面紗〉，從宮廷製作方面的講究、花費方面觀察，認為雍正帝生活上窮奢極侈。研討會上嵇若昕研究員的專題演講〈雍正皇帝的藝術品位〉，從對雍正帝關注下製造的兩種鼻煙壺、瓷胎畫琺瑯藍料山水碗、兩

種松花石硯等器物的具體賞鑒，認為雍正帝對於工藝美術的欣賞標準，以「文雅」為最高標準，而「素靜」、「精細」、「秀氣」為達到標準的手段，進而分析雍正帝對工藝品的精益求精，「是坐擁天下的皇帝對於生活品味的追求，或也是清世宗戮力朝政後的一種生活調劑吧！」綜觀楊氏、嵇氏兩種不同角度的查察，我都得到有益的啟發。當研究者為雍正帝宣稱生活節儉所迷惑之時，獲知其奢華一



款識：以靜為用，是以永年。印款：雍正年製



清 雍正 松花石壽字硯 附硯盒 長12.3公分 寬9.2公分 高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雍正 瓷胎畫琺瑯藍料山水碗 高6.9公分 口徑14.6公分 足徑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上限制了俄國對準噶爾的支援、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擾」，未作定性說明，其實，這仍然是需要深入討論的課題。

雍正帝不做壽的壽禮及其涵義

我在《雍正帝》書中說，傳主因為乃父康熙帝五十大壽未舉行慶典，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五十歲時也不做壽，只是少許接受臣下壽禮，表示他的法祖精神。「為君難」研討會上林姝研究員宣讀〈雍正時期的吉言活計〉論文，依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資料，揭示雍正帝喜好吉言活計的性格，令我得知他在五十歲時接受臣工賀禮的細節，對不做壽的真相有深入的認知：雍正帝的生日是沒有慶典，但是接受壽禮是另一種形式的做壽。雍正五年正月，雍正帝最要好的弟弟和管家怡親王允祥指示內務府郎中海望為皇上五十萬壽製作禮品，有無量九尊一龕、天保九如九件、禹貢九鼎九件、圓明九照一件、青平九有一件、蟠桃九熟一件、萬年九英一件、文房九寶一件、

入畝、耗羨歸公等重大制度的決策，聯絡封疆大吏，以及江南三織造，並出任軍機大臣，是國家重臣，可是又管理內廷（包括原雍親王府，即日後



〈平安春信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管家奴才。

〈平安春信圖〉乾隆帝題字

解說

郎世寧在雍正年間繪畫〈平安春信圖〉，乾隆帝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題款，指出畫中的少年就是他，題字是：「寫眞世寧善，續我少年時，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誰。」對「幡然者不知此是誰」一句我不理解，在《雍正帝》書中僅以「開了個玩笑」來作解說，不過心中

存著一個懸念。研討會上陳葆真教授涉及此圖，我遂提問請教，她解釋為乾隆帝自況，是看畫人想到自己，這時他已七十二歲，以老年心情來看少年寫真，故有玩笑式的設問。期後最崇正研究員專題演講〈雍正三十三年間的郎世寧〉，亦講到此畫，會後閒談中我問及此事，他的見解與陳氏相同。藝術評論家的解說從畫中人物的自身感受來看，從觀賞者心境來考慮，而我沒有藝術鑒賞能力，想不到此，是真正的領教了，而陳教授很謙虛，會下問我的意見。我本來認為乾隆帝對雍正帝缺少感情，所以總是講祖父康熙帝如何寵愛他，他又怎樣尊重乃祖；又在《雍正帝》書中說到雍正帝向親王、皇子、寵臣賞賜《古今圖書集成》，將弘曆（乾隆帝）的地位排列在皇八子福慧之後，因此懷疑，若福慧不殤逝，雍正帝究竟要將帝位傳給誰，不好說。由於存有乾隆帝不滿乃父的私見，以為「幡然者」可能是指雍正帝，有玩笑成分。應當說我對這句話的理會定偏差了。

作者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清 馮照、蔣和繪〈允祥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面，對他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而作為勤政的帝王，需要調劑精神，在工藝品欣賞方面的付出也是必要的，他的富有更是可能的，從需要與可能來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以為兩種見解互為補充，使得人們對雍正帝的藝術追求、生活情趣和為人有深入一個層次的認知。

雍正帝的書法

楊丹霞研究員的〈雍正帝書法管窺〉的演說與討論很有意思，對不懂書法藝術的我則得到不少知識。研

究雍正史，又常閱讀他的硃批，不懂其書法，感到羞恥，是以認真聽講，並閱讀論文，受益匪淺。楊氏對雍正帝的書法採取二分法，以其在書法創作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較高的造詣，行書流暢，小楷端整，行草縱肆，有基礎進行書法創作。然而運筆迅疾，結體修長，無暇在書藝上刻意鑽研，行筆過於隨意，結字筆畫錯誤，作品在章法佈局乃至字體結構上往往出現失於輕率、魯莽的缺點，以書法創作和書法家的標準要求，還有

不少欠缺之處。在幾乎是一片讚揚雍正帝情形下，力求持平之論，令人佩服。評論者何傳馨研究員表示某種不同意見，認為對雍正帝書法水準的整體評價過嚴，楊氏回應，堅持原有見解。或問楊氏評論雍正帝書法，何以不及硃批？答云硃批不是為書法而創作，是以不作書法作品的考察。書法作品的標準是什麼，為書法而書法則為書法，否則非是，不知專家意見如何？我則覺得不講大量存在的硃批，有點不過癮。

允祥是雍正帝的大管家

在《雍正傳》裏，我依據一些事實，指明作為親王的允祥是雍正帝內廷大管家。研討會上，論述工藝美術、書畫藝術的文章，常常提到允祥，蓋因內廷器用的承做，是在允祥監督下進行的；有的器物製造，是在允祥王府作坊進行的；郎世寧的畫，亦經由允祥進呈。由此我更把允祥看作內務府總管的總管，雍正帝的大管家。允祥，身為怡親王，雍正帝諒陰時期的總理事務大臣之一，參與攤丁